

折三弓

Yonver

长篇小说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鸟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誓鸟 / 张悦然著. 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2006.10
ISBN 7-80206-350-7
I. 誓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3568 号

誓 鸟

作 者: 张悦然

责任编辑: 徐 晓

封面设计: 极光国际设计文化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27 (咨询), 64959556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55, 64916483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35 千字 印 张: 10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06-350-7

定 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张悦然 · 2006 年摄于北京

献给爱喜，如果世间有这个人的话。

记忆如此之美，
值得灵魂为之粉身碎骨。

目 录



- | 贝壳记¹
- | 投梭记⁴³
- | 磨镜记⁹⁵
- | 纸鸢记¹⁵⁹
- | 种玉记¹⁸¹
- | 香猫记²⁰⁹
- | 焚舟记²⁶¹
- | 贝壳记²⁹⁹
- | 我是吃人，卖梦为生（后记）³¹⁰

贝壳记

朝朝花迁落，岁岁人移改。
今日扬尘处，昔时为大海。

—— 寒山子《桃花》

| 上 阕 |

她的眼睛已瞎了多年，眼珠塌陷，人们却在其中看到十分锐利的光芒；她那干裂的嘴唇永远都是苍白的，不知多久没有人吻过；不穿鞋子，她素来赤脚走路。因为曾从血泊中趟过，她的脚底是红的，永不褪去的鲜红色，雨水冲刷后愈加明艳；她的长发，如蓄养的动物一般，一直默默伴随着她，一天天，由乌黑转为花白，还在不断地长，不断地长，像根须一样深深地植入大地，每次死神想要将她带走的时候，发丝总是纠结缠绕，绊住她的脚。死神只好放开她，让她多活了十年。十年又十年……

1

在我的记忆中，与春迟一同出游，只有那么一次，在我九岁的时候。那是我平淡的童年里最快乐也最悲伤的一日。

那日她提出要带我去看花灯，我又是惊讶，又是欢喜。

她是个盲女，为何会有兴致去看灯会，我想也想不清楚，也许她只是为了让我开心。不管怎么说，与春迟同游，对我来说，是多么甜蜜的奖励呵。和她在一起的时光，每一寸，都是九岁男孩最想握在手中的东西。

那一天，像一个节日。我身上穿的衣服是春节的时候我的乳母兰姨

新做的，鞋子也是新的，没有穿着出过家门。春迟还让兰姨蒸了几个红枣馒头装在干粮袋里给我带着，也许是怕我晚上看灯走路多会饿。我们要去的花市街离家很远，春迟特意雇了马车载我们去。

在灯会上，我们靠得很近，虽然她仍不许我扶她，但到处是人山人海，我被行人推着，衣袖一次次与春迟相撞。因为常常出海，她的衣衫上总有一股海洋的味道，像水藻那样柔软，即便是在那么拥挤的人群里，她的周围仍是那么空灵，我可以很轻易地将她与其他人区别开来。她从不让人来扶，没有人察觉身边步伐缓慢的女子是个瞎子。

整条花市街挂满了彩灯，那样长，我们跟随人潮挪着步子，没有说过一句话。只在经过卖糖葫芦的小摊，听见摊主的吆喝声，她忽然停了下来，递上钱去，换了一串糖葫芦给我。我愣在那里，过了好一会儿才从她手中接过来——这么多年，她没有给我买过任何东西。我们接着走，她又停下来给我买了纸灯笼。我更为惊讶，连忙从她手中接过。烛火犹如困在罐子里的蚰蚰，一番惊恐地上窜下跳，才渐渐平息下来。

那时，我心中已有了几分不祥的预感。

我将递到手中的糖葫芦大口吃掉，纸灯笼也兴高采烈地举着，我仍是个乖孩子，即便是在她打算丢掉我的时候，也像最温驯的小梅花鹿那样，虔心追随着她。

大约两个时辰后，我们走到了街尾。春迟说想吃桂花糕，但她已经没有力气再走，遣我到对面的小摊去买。我从她手里接过钱，提了灯笼向着街的对面走去。走出不远又回头去看她：她站在原地等我，在一组璀璨的花灯下，被菊花状的外围灯火映照得那样瘦小、落寞，虽是竭力掩饰，眼神中仍有少许惶恐。那组花灯叫做“贵妃醉酒”，我暗自在心中记下，生怕与她走散。

我掂着两块热腾腾的桂花糕再走回“贵妃醉酒”的花灯下时，已经不见春迟的踪影。预感使我相信，她是有意离开了这里，但我却仍旧不死心地站在原地傻傻地等。这时天气大变，北风狂作，转眼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变得面目狰狞。人潮从身边流过，越来越稀疏，“贵妃醉酒”的灯火一层层暗淡了下去，对面卖桂花糕、马蹄糕、八宝肉圆的小贩们也都忙着收摊回家去了。

可我却仍旧站在那里，一直等到满天飘起了雪花。

我知道，春迟是不会回来了。她扔掉了我，这便是她带我来赏花灯的目的。这样想着，热泪盈满了眼眶。

我跟随最后的人潮走出花市街，将纸灯笼里跳跃的火焰掐灭，把它扔进堆满破纸灯笼的垃圾堆。就这样，我踏上了寻家的旅途。呼啸的北风为我带路，我沿着一个方向奔跑下去，那么笃定地相信家就在前面。肩膀上的三个馒头越来越硬，像三只小拳头，突突突地捶在我的背上。

新雪铺在地面上，薄薄的一层，跑在上面很容易滑倒。我一路跑着，不知道摔倒了多少回。路口太多，跑一段就要问一下路人。但夜越来越深，街上再也寻不到路人，我就只能敲开两旁住家的门，向那些睡眠惺松的人们打听回家的路。

我终于在天亮的时候跑回了家。雪还在下，很猖獗。这个冬天远比人们想象得漫长。

兰姨开门看见一个手足无措的雪人，手里拎着空空的干粮口袋，在门边瑟瑟发抖。她又惊讶又欢喜，说：

“你可回来啦。春迟小姐说她和您走散了。你那么小，怎么找得到回来的路呢？我担心死了，一宿都没有合过眼。”

她说着，把我拉到身前，拍落我身上的积雪。

春迟到日头很高了才醒过来，她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站在厅堂的当中，似乎感觉到我的气息，就停顿在那里，静默地聆听片刻。

我屏息看着她的神情，面色安详，觉得她似乎并没有生气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于是又伏下头去，呼噜呼噜地吃那碗热腾腾的阳春面。

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她不会知道，我在看到她的一刻，眼泪就忍不住掉了出来。终于又看到她了，和她靠得这样近，仿佛又能听见她慵懒而傲慢的心跳声。我眼含热泪地往嘴里扒面条，为了掩饰泪水，只得把头压得很低很低，低得几乎贴在了面条上。

此后的日子又归于寻常，我们照旧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屋檐下。冬天过完之前，春迟再一次出海远航。临行前她不忘嘱咐兰姨，要她好好照顾我。

2

从懂事那天起，我就知道春迟不是我的亲人，她不过是收养我的人。至于我的亲人都去了哪里，她从未对我说起。

据兰姨说，她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我还不足周岁，张着一双惶恐的眼睛。那时的春迟比现在要温柔一些，却已经很少笑，她把我递到乳母（兰姨）怀里，没有一句交待，就转身回房去了。

兰姨先前单是听说，春迟是个性格古怪的老姑娘，无亲无故，一个人住好大一幢房子。她的眼睛是盲的，却从不肯安分地守在家里，一年里倒有大半年时间呆在往返于中国和南洋的轮船上。船上的生活，在兰

姨这样循规蹈矩的妇人看来，奢靡而混乱。而一个盲女如何在船上卖唱讨生活呢？在她的想象里，春迟一定已经被折磨得憔悴不堪。

可是，她来了这里后却分明见春迟双目炯炯，眼底湿润，犹如少女般清澈，举手投足间神态自若，有一种盲人罕有的矜傲。

她所见的春迟，美丽而冷酷，单薄的身子后面藏匿着巨大的秘密。兰姨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走进了她的世界。兰姨终于留下来的原因，据她说是因为看着我那皱巴巴的可怜样儿，着实心疼。但我知道，真正的原因一定不是这个。

兰姨多年以来琢磨着春迟和我的关系。倘是别人收养了小孩，一定会想方设法隐瞒他不是亲生骨肉的事，可是春迟似乎一点也不想做我的母亲，对我也很冷漠。兰姨对此深感不解，她觉得春迟眼睛瞎了，收养个孩子难道不是为了留在身边日后给自己送终么，可为什么又故意与他疏远？

春迟不想把我留在身边送终，兰姨却是想的。兰姨是远嫁到这里的外乡人，丈夫死得早，没有给她留下一儿半女；遇上我这么一个孤儿，她觉得是难得的缘分。何况我很乖，兰姨说，我很小的时候纵使没人理睬，也不会用哭闹的方式来引人关注。在她的心里，我总是很容易满足，吃饱穿暖后只喜欢一个人呆着，很少去麻烦她。

我自然知道兰姨对我好，却从未想过回报。也许因为她的那种好过于琐碎和庸常，散溢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，很难提炼和升华。也许幼年的我早早就看出了命运之河的流向，知道兰姨不过是一条很快消逝的支流。

春迟才是我的运河，有一种比血缘更深的情感牵系着我们，我知道。

大多数时间，春迟生活在船上，从中国北方到南洋的船上。每隔几个月，那艘大船会在小城南面的港口靠岸，春迟便会上岸，回家小住。

每次她到了码头，总是带着一只沉重的木箱，要雇个小工才能提回来。小工站在门口，突突突，用力叩响门环。

每次听到大声叩门，我便知道是春迟回来了。我从东厢房飞快地跑出来，站在厅堂里迎接她。

她由台门进来，兰姨为她引路。我远远看着她走过来，心跳得厉害。她穿着一件紫色粗绸的纱衣，颜色素旧，她一走进来我就觉得房间黯淡了许多。

我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她，她的头上多了一把新月形状的插梳，镶金花衔珠，我想一定是船上的客人送给她的，不禁又生出许多联想。

她听着兰姨小心翼翼地把那只木箱搬到她房间门口，才从八仙桌旁坐下来。我就站在她的面前，明知她的眼睛盲了，却仍低着头，不敢盯着她看，仿佛那是对她的冒犯。

太久没有见面，我们几乎没有话可说。如果是其他人，重逢的时候哪怕沉默，只是看着彼此，也会感觉到浓浓的情意。可是这对我们来说却不行，她看不见我深情的眼睛。

她的眼睛，在我出生之前便瞎了，她从来没有看到过我。

自我懂事，她也从来没有抱过我。站在她对面的男孩高矮肥瘦，她一无所知，她无法看到漫长而孤单的岁月令他生得愈加苍白和纤细。没有人爱，他仓皇成长，竟也生得顾美高大。

通常还没有等我鼓足勇气与她说话，她就已经起身要回房去了。我

变得仓皇无措，她一旦回房，就很久都不会再出来，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去。我跟在她的身后，想要说话却更加语塞。

她在门口停下来，俯下身子摸到她的木箱，抱在怀里，缓缓走进房间。兰姨站在我的身后，也向春迟的房间里张望。等到房门合拢，兰姨才撇撇嘴，低声对我说：“她又去捣鼓她的那些宝贝了。”

兰姨指的是春迟装在木箱里带回来的贝壳。她观察了这么多年，却还是搞不明白春迟千里迢迢带回这些东西来做什么。

我迷惘地看着那扇门。它什么时候会再开启呢，这是我唯一关心的。

春迟在家的那些日子，我无心上学堂，甚至一步都不想跨出家门。但兰姨不准许我逃学，她说那样春迟也会不高兴。

从学堂回家的路总是那么长。我飞奔过一条条街巷。邻居们惊异地发现那个平时总是低头走路、没精打采的男孩跑起来竟像小鹿一样敏捷。大门虚掩着，我轻轻地推开它，一颗心悬在半空中。我径直跑到她的房间门口，只看到黑洞洞的空屋子，以及插在门口的半根未掐灭的迷迭香。我的心骤然凉了，慢慢踱回厅堂。正中的八仙桌上，那只属于她的白瓷茶杯，被兰姨收起来了。

我忽然松懈下来，坐在门槛上一点气力也没有。她走了，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念着，伸开腿，将双脚没入庭院中茂盛的凤尾草里。

蝉声聒噪，野草疯长，天空忽而转为阴霾，几道闪电划过，雨点刷刷地落下来。

我脚下的土地一点点变软，泥土的香味缓缓地升起来，夏日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那么强盛，令厌倦的人对这世界又生出一点希冀。此刻，船上的旅人是否正从船舱里伸出手来，感受着清凉的雨丝？

兰姨却巴不得春迟快点离开，最好根本不要回来。

每次春迟回来，兰姨与她总是争执不断。春迟挑剔而敏感，无论兰姨怎么做，她都不满意。每次见我，她总是觉得我变得更加邈远和散漫，而屋子里充满一股发霉的气味；甚至连那个兰姨悉心照顾的花园，她也觉得因为种了太多的桂花而使香气过于浓郁。她的那只茶杯因为太久没用，洗过之后，仍旧透出轻微的霉味，她也会因此大发雷霆。在春迟看来，无论她离开多久，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照旧，一切都应像她离开前那样。

兰姨一直忍耐着，除了因为天性温和之外，她也在积蓄与我的感情。一晃便是十几年，她要离开的时候才发现，自己在这里呆了那么多年。曾经在她怀里尿尿的小孩现在比她高出一头，穿上她做的青布直衫，已然是一位翩翩少年。

但她最终还是在我十三岁时离开了。她年岁大了，决定不再这样委屈自己。

“宵行，”她对我说，“你和我一起走吧，她一点都不在意你，你留在这里做什么？她若是在意你，就不会丢下你，一年里有大半年要住到船上去！谁知道她年纪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跑到船上去呢？你以为她在船上做什么？还不是唱曲陪笑讨船上男人的欢心！她在家的时候，总关在房间里捣鼓那些贝壳，仿佛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她的眼睛明明看不见，却好像对周围一切都了如指掌，她可能是个妖精……”

相处多年，兰姨却始终一点都不懂得我。她不知道当她说春迟的时

候，我是多么地厌恶她，我看见她用濯满泥浆的脏手，在我对春迟那潭清澈的情感中搅动、搅动。

我只是埋头帮她整理包袱。

她看我默不作声，便又说：

“我这么多年攒下了一些钱，只要节省些，还是够咱们两个过一阵子的。何况我还可以再去做工，总之，无论怎样，都是不会让你受苦的。”

她见我仍旧不说话，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提醒道：

“你还记得吗，你九岁的时候她带你去看花灯的事——那年我还给你做了一件新袄，深蓝色的。不知道她怎么忽然那么好心，说要带你出去看花灯。你当时那个开心哪，理也不理我就随她出门去了。结果怎么着？她在看花灯的地方和你走散了。你还是那么小的一个孩子，走了一夜才找回家来！你以为那是一次意外？她是故意的，她是不想要你了！她要把你扔掉！”

我当然记得，一直记得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再度重温那段记忆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感到委屈和痛苦。相反的，那年的情景如今想来，心中竟然感到无限温柔，仿佛是被春天里柔软的雨丝一点点注满了。

“我早就知道是这样的。”我淡淡地说，令兰姨着实一惊。但她仍不罢休，又问我：

“那你可知道那次她为什么这样做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在那之前，我曾与她聊起你。我说：‘宵行少爷越长越俊俏了，眼睛那么深，还是蓝色的，简直像波斯人一样。都说男孩长得像娘，宵行少爷的母亲一定是个绝色美人儿！’我说这些话本来是一番好意：她养你这么多年却不知道你长成什么样，岂不是很可怜？谁知道她听了我的话脸色一